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第四十三回 永善縣群雄遇險 墨金剛戲耍賊人

詞曰：賭，賭，賭，此病人生第一苦。尋貧窮，招欺侮。身家兩敗骨肉傷，良朋遠棄差為伍。 胖馬馬成龍、瘦馬馬夢太、朱天飛、王天寵、顧煥章、高杰這六個人問明瞭道路，一齊催馬往東南，過了山彎，再抬頭往南一看，見一座縣城正在眼前。六位到了關廂之內，見家家關門閉戶，街市之上人煙稀少，不甚熱鬧。不是通衢大路，連一家店口都沒有。六個人正往前走，忽見上坡高搭天棚，掛著茶牌子、酒幌，周圍都是葦子札成花障兒。天棚南邊一溜三張茶桌，北邊一溜三張茶桌。靠東房五間，裡面南邊是灶，北邊是櫃，明窗亮幾。往後是穿堂門，有後院，為的是往外看的真切。後面有棵垂楊柳，也有桌椅條凳。靠天棚下邊有兩棵大柳樹，上面系著絨繩，為是拴馬的所在。這六位英雄齊下坐騎，把馬拴好，一同進了這座飯鋪，在天棚底下北邊桌上落座。只見那邊過來一個小跑堂的，年有十七八歲，新剃頭，青腦瓜皮，漆黑的發辮，白臉膛，俊傑人物；身穿半新不舊的兩過天晴半大毛藍布褂，直搭磕膝，藍布的中衣，漂白襪子，青布雙臉鞋，樂嘻嘻的來到六位跟前，說：「你們六位爺才來嗎？這天棚底下今日不賣座，有我們這裡一位大老爺在這裡請客定下的，不叫我們賣座。」高杰一聽，氣往上撞，說：「大老爺定下不叫賣座，你認識我不認識？」小伙計說：「我眼拙，不認識尊駕，未領教貴姓？」高杰說：「我是祖宗，比大老爺還大哪！」小伙計說：「大爺，你別生氣，我不敢專主，諸事都有一個先來後到。比如大爺你要定下座，在天棚底下請客，我要給你老人家賣了這個座，你來了答應我麼？」馬夢太聽這小伙計說話情理和順，接說：「小伙計，你別惱，我們這位高爺是粗魯人，不必計較他。我們是過路之人，吃完了就走。伙計，你貴姓哪？」小伙計說：「我姓王，非行在三，皆因我作買賣和氣，人皆叫我仁義小王三。你們六位要不嫌次，在後院樹底下，又涼快又清靜。」馬夢太說：「也好。找一個人把我們馬遛遛喂上，我們吃完了好走。」小伙計答應下去，立刻打發人遛馬，然後帶六個人到東院。

馬夢太等抬頭一看，但則見後院南、北、東三面土牆，兩棵大垂楊柳，靠北邊樹底下一張八仙桌，旁邊放著四條板凳。六個人落座，仁義小王三過來問：「要什麼酒？什麼菜？」顧煥章與朱天飛問：「你們這裡都賣的是什麼？」小王三說：「我們這裡因天氣暑熱，不敢多預備，要到冬天時節，我們這裡包辦酒席，雞鴨魚肉、山珍海味，一概俱全。這天氣甚熱，就是豬八樣兒，帶賣點素菜。」朱天飛說：「你給我們配上六樣菜，只要堪堪可口的，不怕錢多。燒、黃兩樣酒給我們拿上幾壺來。」小王三答應，把酒菜擺上。六位英雄在這裡吃酒，忽聽外面有人說話，聲音透啞。這六個人向外看的真切：來的這個人身高六尺以外，麵皮微黑，黑中透紫，兩道重眉，一雙闊目，白白分明，高顴骨，四字方海口，大耳有輪，海下無須，正在少年；身穿寶藍綢子褲褂，足下青緞快靴，手中拿著一個小包裹，進了這座柳泉居酒飯鋪，他在天棚底下南邊那張桌兒上坐下，說：「伙計，你過來，給爺爺倒茶。」仁義小王三一聽，就說：「玩笑啦！今日我們這裡天棚底下不賣座，有人請客，是昨天留下的話，這六張桌兒都包下了。你老人家到屋裡吧。」那個啞嗓兒說：「伙計，我且問你，是誰請客？你告訴我吧，我可是有人請我的。」仁義小王三說：「今是我們這裡永善縣西門內高家坡高大爺在這裡請客。」那啞嗓兒說：「請我的這位也姓高。你們這裡高家坡的叫什麼名字？」小王三說：「姓高，名衝，綽號人稱鐵太歲，是我們本處一個財主，原先保鏢為業，這如今發了財了，在我這裡請客。」啞嗓兒那人說：「那不是外人，他是孫子，我們是自己爺們。」仁義小王三說：「你也姓高？」那啞嗓兒說：「我不姓高，他是我乾孫子。」小王三說：「你老人家別玩笑哪！」啞嗓兒的人說：「我不是玩笑，這是實話。他派人請的我，定在你們柳泉居見面。我來的早，還是餓了，有什麼酒菜先拿來我吃點。」小王三說：「你老人家可別玩笑，要是高大爺請的，你可就吃。倘若不是，你可要找不自在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那啞嗓兒的人說：「你不害怕，全有我哪。」小王三把酒菜給他擺上。

那啞嗓兒的人自斟自飲，喝著酒，面向裡頭看，隨口向馬夢太等六個人說道：「別瞧你們威名遠震，什麼叫『臨敵無懼、勇冠三軍』。你們幾個人不敢在這天棚底下吃酒，懼怕人家，算什麼英雄？我可是無名氏，今天我要見見這個賊太歲何如人也！」馬夢太聽他所說的話，不由氣往上撞，說：「馬大哥，聽見了沒有？他那裡損咱們哪！」馬成龍說：「老兄弟，不必管他。他也沒點出名來說，你我又認識，又和他無冤無仇，他損咱們作什麼？咱們不必找氣生。古人說的不錯：『話到舌尖留半句，事到禮上讓三分。』」顧煥章在旁邊說：「唔呀！馬大兄弟長了才學了，不是當年粗魯那個樣子，真是練達人情皆學問，通明世事即經綸。馬成龍說：「兄長過於台受，小弟粗通翰墨，在軍營閱歷十數年光景，被事所擠，多明白些個事情。這件事要是前十年撞在我的手內，我斷不能饒他！」朱天飛說：「事事讓一招，不為之過。」

六人正在談心說話之際，忽聽外面有人說：「把菜都預備齊了，我們大爺少時就到。」仁義小王三用手一指那個啞嗓兒的人，說：「管家，你可認得他？」那啞嗓兒抬頭一瞧，那管家有二十來歲，淡黃的臉膛，短眉毛，圓眼睛，兩腮無肉，嘴唇發薄，兩耳發削，說話揚眉吐氣；身穿紫花布褲褂，足下青布快靴，來到啞嗓兒的跟著，說：「朋友，你是哪裡來的，我怎麼不認得你？」那啞嗓兒人說：「冤家，你不認識我？我與你主人是知己。你把高衝叫來，一見我便知分曉。你是高衝手下什麼人？」那管家說：「我是那裡管事的，他是我的主人。我姓姚，名叫荒山。我也沒見過你，你是我家太歲爺的什麼親戚？」啞嗓兒說：「你連我都不認識？高衝是我孫子麼？」姚荒山氣往上撞，照定啞嗓兒就是一掌。那啞嗓兒微然一閃，用手一擰他的腕子，把姚荒山拉在就地，說：「你起來，我也不打你，你回去把高衝叫來，爺爺在這等他！」姚荒山站起就跑。仁義小王三說：「朋友，你可別走啦！你這個禍可惹得不小，太歲爺少時帶人來，打你個腿折胳膊爛！」啞嗓兒一陣冷笑，說：「我這竟等他來！小子，你先別害怕，光棍打光棍，一頓還一頓。我們兩人見了面，不定是誰把誰打死哪！」小王三說：「好，別給我們惹禍就得了。」

正說話，忽聽外面說：「太歲爺來了！」小王三往外一看，頭前這位身高八尺以外，膀闊三停，頭大項短，面如鍋底，黑中透暗，兩道粗眉，一雙闊目，滴溜溜光華奪目，高顴骨，土星豐滿，四方口，海下無須，正在少年。後面帶著十數個家人，都是一身紫花布衣服，年青力壯，二十多歲，小辮頂，大反骨，走道遙頭晃腦，噴痰吐沫，咬言啞字，七個不服，八個不答應，一百二十個不說理。頭前走的正是鐵太歲高衝，正在家中坐定，等候朋友前來吃飯，忽聽家人報道：「姚荒山被人家打跑回來了！」鐵太歲高衝說：「叫他進來！」姚荒山進來說：「大爺，可了不得啦！方才我到柳泉居，見有一個啞嗓兒的人，他說與大爺是親戚。我也不知他姓什麼，我與他說翻了，他打了我一個跟頭。他說在那裡等你哪！」高衝一聞此言，氣往上撞，說：「孩子們，跟我走，到柳泉居看是何人？」

高衝帶領眾人，來至柳泉居。仁義小王三說：「大爺來了，請至裡面坐。」高衝進來一瞧，靠南邊桌上一人，那人扶桌還睡著了，桌上擺著幾碟酒菜。高衝問道：「小王三，我告訴你天棚底下不叫賣座，你為何又叫別人這裡吃酒？」小王三說：「你老人家別怨我，這是你們親戚。我原先說不賣給他，他說誰在這裡請客，我說你老人家。他說你是他孫子，我也不敢得罪他，你去問問他吧！」高衝說：「你把他叫醒來，我問問他是何人。」小王三過去說：「朋友，醒醒！」用手一推，那個人抬頭，還沒睜開眼哪，向王三說道：「高大爺來了沒來？要來了，你告訴我一聲。人家定在這天棚底下請客，咱們別攪人家。酒我也不喝了，別耽誤你們的買賣。」仁義小王三一聽就愣了，說：「朋友，這可不對！」那人說：「水煙對不的。」小王三說：「高大爺來了！」那人站將起來，向高衝一拱手，說：「高大爺來啦？久仰大名，今幸相會，真乃三生有幸！方才我來，聽見高大爺這裡請客，我一想尊駕你也是個朋友。堂官過來，今天高大爺吃多少錢，我候了，交朋友沒有多禮的。」高衝一看這人說話甚是和氣，「必是家下人搬動是非。看此人斷不是不說理。」高衝說：「不要讓了。」那個人說：「不能，今天總得讓我，你賞我個全臉。無論多少錢，都是我給。」高衝說：「不可。要是那樣辦，連你吃的都是我給吧。」那人說：「我就依從，不用客套。我要失陪了。」站起來在外就走。姚荒山在高衝跟前說：「大爺，你怎麼上這個當哪？他是一個崩子手。」高衝說：「小事一段。」正說之間，那人又回來了，

說：「救人救至了，送人送至家。你既有這片好心，我不能不擾。我倒是問問多少錢，我也知道個數目，好答你這番的情。」小王三說：「你吃的錢倒不多，三吊二百八。」那人說：「實在不多。你再把饅頭給我包上二百，都寫高大爺的帳吧。」伙計把饅頭包上，遞給那啞嗓兒。那人轉身說：「我失陪了！」到了外邊，那人把饅頭全給了要飯乞丐了。高衝也不是打算盤之人，原先是江湖綠林道的朋友，掙了一個家業，就今天在這個柳泉居請客，所為是開心取樂，也不把那個人放在心上。旁邊小王三說：「還有哪位沒到？菜都預備齊了。」高衝派家人高福：「去把二爺請來！」家人高福去了。